

瓦尔泽《散步》摘录——适合配乐《黛玉葬花》

朱俊帆 评论 散步

2025-04-14 03:44:56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时间是一场梦，我们所有的勤勉奋斗终究都极为可疑，所谓的成功本身就尤其堕落，而金钱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可爱又璀璨的垃圾。在我看来，我们人类有两件要紧事：履行职责与享受快乐！

阅读瓦尔泽意味着踏上一趟艰难的寻找之旅，又像是加入一场漫长的捉迷藏游戏，你不得不拨开茂密的文字丛林，去寻找作者的真心。一方面，那是一段由不断累加、无尽延伸的辞藻与长句组成的路径，你费尽心思地沿着一条小路蜿蜒而行，却在终点处收获一个晕头转向、忘记来路的自己；另一方面，你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貌似和谐，实则矛盾重重的世界，一个看似确凿的观点之后，总会跟着另一个虽与之相反，却也不无道理的见解，这使你无法确认作者的真实看法，反复思量，感到某种郁结。更让人困惑的，则是瓦尔泽笔下的叙述者呈现出的那种极端谦恭。

瓦尔泽在《落雪》中描述过的那位倒在雪地里的无名英雄：他曾英勇地对抗天命，他不愿成为俘虏，他将他战士的职责履行至最后一刻，或许这位英雄也已倒在了大雪之中。那张脸、那只手、那可怜的身躯与流血的伤口、那高贵的坚持、那男人的决心、那英勇无畏的灵魂已埋葬于落雪之下。即便有某个人踏过这块墓碑，也什么都不会发觉。那躺在冰雪之下的英雄却怡然自得：他享有安宁，享有平和，而且他已回到了家园。

从比尔、柏林、伯尔尼，再到疗养院，从小职员、助理、仆人、诗人、作家，再到垂垂老去的病患，一个一路躲藏的过程，一段从“失败到失败”的经历。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那些躲藏的初衷：如果说，瓦尔泽的前半生是为了逃离臣服于他人的职业而选择成为一名作家，他后半生的课题便是从那个充斥着名利与文化权威的作家圈中再度逃离。这是两个极为庞大的世界，它们都曾向瓦尔泽施加压力，而作为个体的瓦尔泽几乎无力发出反抗的声音。于是，瓦尔泽选择了躲藏，这是某种隐秘但明确的反抗。

尽管身无分文，没有工作，与社会脱节，但享有“巨大的自由”（《一个男人给另一个男人的信》）。可以说，瓦尔泽以一种缄默、忍耐、和平的方式，为自己求得了一个不受打扰的天地、一个精神自由的角落，既无大张旗鼓的斗争，也无声嘶力竭的呐喊。

《破瓮记》[插图]在创作之中。可这又算什么呢？春天来了。图恩市周边草深叶茂，遍地繁花，花香、蜂鸣、发蓬、鸟啼、人倦，日光暖得令人心烦意乱。

可为了什么？在白茫茫的雾霭与气味之中，湖泊消失了，那不自然的、魔法般的山峰框住了湖水。这多么令人头晕目眩、焦躁不安。直至水畔的整片土地都是洁净的花园，开满鲜花的桥梁与芳香四溢的露台在泛蓝的天空中若隐若现，似有花束垂落。鸟儿在大片日光的照耀下鸣得如此喑哑。它们迷醉而困顿。

湖岸边，山麓是减半再减半的绿，它们如此高远，如此昏沉，如此朦胧。啦，啦，啦。他脱掉外衣，跳入水中。不可名状的美。他游着泳，听着岸边传来女人的笑声。小船慵懒地浮在蓝绿色的水面上。大自然仿佛给予了他唯一的、伟大的爱抚。这多快乐，同时又多痛苦。有时，尤其是在美丽的傍晚，他感到此地似乎是世界尽头。眼前的阿尔卑斯山脉恍如天堂高不可攀的入口。他在他小小的岛屿上一步一步地走来走去。女仆将衣物晾晒于灌木丛中，林木内部闪烁着悠扬、金黄、美得病态的光芒。雪山的面孔如此苍白，一种末世的、无法触及的美覆盖了世间万物。在芦苇丛中来回游动的天鹅，似乎已被美与暮光俘获。空气病了。克莱斯特渴望投身残酷的战争，渴望走上战场，他感到自己如同一个可怜鬼、一件赘物。

他去散步。为什么偏偏是他，他笑着问自己：偏偏就他无事可做、无事可碰撞、无事可琢磨？他感到汁液与筋骨在他的身体里轻声诉说苦痛。他的整个灵魂由于身体的紧绷而抽搐。他爬过古老、高耸的墙垣，墙体灰色的裂石被暗绿色的常春藤肆意缠绕，他爬上城堡所在的高地。所有高高的窗户后都跳动着灯火。山崖坡顶立着一



点击阅读《吃饭跑步和恋爱》原著《拜金罗曼史》

豆瓣阅读

广告

> 散步



作者: [瑞士]罗伯特·瓦尔泽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 70.00元
装帧: 精装
页数: 384
时间: 2023-11

> 侵权投诉通道

座玲珑的亭子，他在亭子里坐下，将他的灵魂投向下方闪光、神圣又宁静的风光。如果他能感到自在，他会惊讶的。要不来份报纸？这会怎么样呢？和一个深受敬重的政府机关的笨驴脑袋来一场有关政治的对谈？或是互利共赢的愚蠢对谈？要吗？他并非不快乐，他暗自认为，那些能够不需要任何希望的人是幸福的：天生不需要希望，因充满力量而不需要希望。在这方面，他仍有一些细微的不足。他很敏感，而他所有犹豫不决、谨小慎微、充满怀疑的感受都如此当下，所以他不会不快乐。他想大吼，想哭泣。天上的神明，我是怎么了，他沿着夜幕降临的山坡向下奔跑。夜晚让他安心。一回到家，他就在书桌前坐下，他决定要工作到发疯。台灯的光为他带走了此地的景象，使他头脑清晰，他现在就动笔。

雨天是可怖的寒冷与空虚。这片地区将他冻得不住地颤抖。绿色的灌木丛呻吟呜咽，雨落在日照之后。肮脏阴森的云层掠过群山的头颅，仿佛巨大的、恶劣的、杀意凛然的手覆上人的额头。在这样的天气，大地似乎也要爬入洞穴，蜷曲紧缩。湖面坚硬而晦暗，波浪口出恶语。狂风像可怕的警言席卷而来，又无处可去。它震荡在一堵又一堵的山墙之间。天是黑的，很低很低。一切都压到了鼻尖上。想要握住木块乱打一气。都滚开，滚。

克莱斯特没有看见小船，但是他看见了左右晃动的随船灯火。他坐在那里，头部前倾，仿佛已准备好要投入这美丽深邃的画面自尽。他想进入画面，在那里死去。他只想拥有眼睛，他只想做一只唯一的眼睛。不可以，完全，完全不是这样。空气必须成为桥梁，一切的自然风光则是一道围栏，围栏是供人倚靠的，感性地、沉醉地、疲倦地靠在上面。夜深了，可他还不想下去，他的目光望向一座掩藏在灌木丛下的墓碑，墓碑周围是窸窸窣窣的田鼠，微风将细瘦的树枝吹得沙沙作响。鲜草散播着芬芳，草地之下躺着入土之人的骸骨。他感到痛苦的快乐，他太过快乐，所以才如此窒息，如此干枯，如此痛苦。如此孤独。亡灵们怎么不来陪这个孤独的男人聊上半个小时呢？在夏天的夜晚，人必须与情人做伴。对白莹莹的胸脯和嘴唇的幻想将克莱斯特赶下山，赶至岸边，赶进水里，他还穿着衣服，他放声大笑，号啕大哭。

他开始写森帕赫战役[插图]，故事的核心来自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其命运震撼了他。他也想到了罗贝尔·吉斯卡尔[插图]。他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光辉的角色。他看着那个心思缜密、天真烂漫之人的幸福被炸成了碎片，像隆隆巨石般滚下他的生命之坡。他甚至帮忙推了巨石，已经注定无法挽回。他要让这颗诗人的灾星彻底陨落：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将以最快的速度走向灭亡！

缕缕发丝结成了又厚又尖的团块，搭在他的额头上，那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想法折磨至变形的额头，这些想法已将他吸入肮脏的洞穴与地狱，正如他幻想的一样。诗句在他的脑中回荡，他感到它们如乌鸦啼鸣，他想将记忆从脑海中撕扯出来。他想将生命倒出来，然而，他首先要捣毁盛放生命的容器。他的愤怒如同他的痛苦，他的讽刺就像他的控诉。海因里希，你缺什么吗？姐姐轻抚着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可是还缺这个，他没有说出他缺了什么。房间地板上的那些手稿就像被父母无情抛弃的孩子。他将手递给姐姐，最终也只是默默地看了她许久。那目光将近呆滞，姑娘感到恐惧。

生来就是为了在梦境与幻想中游走，在自然的脖颈之上悬吊，在天真无邪、密密匝匝的树林底下以喜人的诗作度过白昼和夜晚，与高山草场、草场上的鲜花交谈，遥望着天空并观察云彩神圣的迁移——如今他却踏入了富有的私人别墅，进入了那洁净而庸俗的狭隘之处，并担负起对他那蓬勃发展的力量而言糟糕透顶的义务：表演正直、机灵与风度。他感到一种恐惧。他认为自己迷失了、荒废了，而他确实如此。没错，他迷失了，因为：他所有辉煌的汁液与筋骨，如今都应该被否认并隐藏，可他甚至不具备用来可耻地否认它们的贫瘠力量。曾经只能在自由中生活的荷尔德林眼见自己的幸福被摧毁，因为他丢失了自由。他徒劳地撕拽着缠裹他的镣铐，可他撕开的仅仅是自己的伤口；那是一副无坚不摧的镣铐。一位英雄躺在镣铐之中，一头雄狮不得不表现得风度翩翩，一位帝王般的希腊人[插图]在庸俗的房间中走动，那拥挤、狭小、贴满精美墙纸的墙壁磨灭了他无与伦比的大脑。悲惨的精神错乱也在此地发端，那是对一切清醒意志发起的缓慢、温柔、恐怖的撞击。从毫无希望到毫无希望，从一种割裂灵魂的焦虑与恐惧到另一种错乱交加的悲观思想。仿佛各个神圣光明的世界正在无声、寂静和疲倦中崩裂。

【没有人能比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更了解自己。尽管我曾千万次走失在迷雾、起伏和困境中，也时常感到自己被悲惨地遗弃了。但我认为斗争是美丽的。一个男人不会为他参与的消遣和娱乐活动而感到自豪。只有在勇敢地跨越困境，耐心地经受磨难之后，他才能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喜悦和自豪。但我还是不要再多说了吧。哪个正直的人在生活中能从不无助呢？哪一些人类的希望、蓝图和梦想能历经年岁仍毫发无伤呢？哪里有灵魂能不付出任何代价，便实现渴望、达成大胆的心愿，使甜美而崇高的幸福幻想成真呢？】

现在我来到一家酒馆，一家十分精致、漂亮、讨人喜欢的酒馆，它就坐落在我刚刚离开的森林边缘，凉爽的绿荫落在酒馆那别致的花园中。花园建在一座秀美的山坡之上，视野极佳，一座独特的观景台紧挨花园或环形广场，人们可以站在上面长久地欣赏锦绣的风光。来杯啤酒或红酒肯定也不错；可那正在散步的人及时想到，自己并非身处那种艰辛的长途旅行之中。而那人让人疲惫的高山还在后头，在那闪耀着蓝光的、雾气弥漫的远方

呢。他必须诚实地承认，他的饥渴并不致命，也不强烈。现在他才走了全部路程的一小段。况且这是一次短暂而温和的散步，并非一次旅行或徒步，这是一次细致的周游，而非猛烈的行军，因此，他非常合理也几乎是理智地放弃了进入花园和休憩场所的打算，离开了。所有读到这里的严肃读者都将为他漂亮的决定和他坚定的意志送上热烈的掌声。我难道不是在一个钟头前便宣告了一位年轻歌者的登场？现在她上场了。

他不允许自己携带任何敏感的自恋和脆弱上路。他必须将不谋私利、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目光放生，使其漫游四海，流连各处；即便仅仅是在观看和察觉事物时，他也必须始终有能力敞开自己，并将他自己、他的抱怨、他的需求、他的弱点和缺失都放置一旁，只给它们很少的关注，忘记它们，像一名英勇无畏、整装待发并视死如归的试用期陆军士兵。

世界的灵魂已然敞开了自己，而一切苦痛，仿佛一切使人类失望、愤怒、痛苦的事物都已远去，从今往后它们也将不再出现。从前的散步经历浮现在我眼前；然而，我却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朴素的当下与它的美妙图景。未来褪色，往事消融。在这个发着光盛开着的时刻，我自己也在发光盛开。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从近处和远处前来，闪着银光，姿态神圣，带来使人幸福和充实的力量，而身处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的幻想被它填满，无法再幻想别处。所有其他多余的幻想都崩塌了，随后消失在虚空中。我面前就是一整片富饶的土地，可我却只望向那些最微小、最贫弱的事物。天空以有爱的姿态升起又落下。我变成了一种内部的存在，我就像在一个内部世界散步；外部世界的一切化为梦境，曾经理解的东西变得无法理解。我从表层滑落，落入绝美的深处，而我立刻认出了内部世界的好处。我们理解和热爱的东西，同样理解我们、热爱我们。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成为别人，也正因如此，我才成为我自己。在爱的柔光照耀之下，我认识到了真实的存在，或者说，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认识到了，也许生活在内部的人，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人。

我想到了布伦塔诺[插图]那本伟大而狂野的、狂风骤雨般的阴暗小说《戈德温》。高而细长的拱形窗户赋予这座高度原始的奇特建筑精致可爱的外观，给予它神奇的灵魂，使它具备了亲昵的魔力，并焕发出充满思想的生命力。我忆起那位诗人对自然热烈而深邃的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德国橡树林的描写。之后，我很快站在了一栋别墅前的“露台”上，它使我想起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的画家卡尔·施陶费尔-贝恩[插图]，以及矗立在柏林蒂尔加滕大街上的某些非常杰出的高贵建筑，这些建筑因其表达的严谨、庄重及质朴的古典风格而受人喜爱，并值得一看。我觉得，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施陶费尔屋和布伦塔诺教堂再现了两种毫不相关的世界，两者各自因其独特的形制而具有魅力、趣味及重大意义：这边是克制冷静的优雅，那边则是狂放深邃的梦境，这边精致美丽，那边同样如此，尽管两者的建造年代很接近，它们的本质和造型又截然不同。现在，我的散步慢慢临近夜晚，我感到距离安静的终局似乎已不再遥远。

在某些地方，当然也存在那种新鲜事物的猎手或狂人，那是一群被过度的刺激腐蚀的、贪求奇观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追逐未曾有过的享受。诗人不会为这种人写诗，正如音乐家不会为其谱曲，画家不会为其作画。总的来说，需要持续享受和消费不断迭代的、全新的事物，在我看来，这种需求象征着一种狭隘的特质，也体现出内心世界的空洞、对自然的漠视，以及平庸乃至匮乏的理解力。只有在面对孩子时，人们才需要不断用新鲜的、陌生的事物来引诱他们，以便消除他们的不满。严肃的作家不会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搜刮堆积如山的素材，也不会认为他需要为神经紧张的贪婪者提供巧妙的服侍，因此，他不会畏惧某些自然而然的重复，尽管，理所当然的是，他自己也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以免写出太多相似的东西。

一天傍晚，正当天色逐渐变暗之时，我的脑海被某种思绪缠绕，像是迷失在思想之中，可现实中的我仍旧相当清醒并自然地踏着静悄悄的脚步向藏书室走去，我走过了一扇知名的走廊上的窗户，看见了那颗闪烁着耀目光芒的长庚星，它将它的光芒从那苍黄的、鬼魅般的天空之城向下送到我身边，我在藏书室见到了侯爵夫人M，她握着一封信，静静地坐在桌旁，似乎刚刚读完那封信。她通身漆黑，仿佛想借着那件肃穆的长袍向外界宣布自己正深陷哀思，而那件事是最近才发生的。她面无人色，美丽而高贵无比的头颅上戴着一顶冠饰，冠饰深深地插入她那漆黑浓密的头发，并在昏暗的光线中闪耀着旖旎的亮光，就像是我先前透过窗户所见的那颗星星。侯爵夫人那双欲语还休的大眼睛噙满了泪水，似乎正在望向某种不在场的、无具形的远方。那样的美令我震撼，我不由自主地站在原地。

无论是什么，尽管冲我来，我会奉上额头，和你们较量，我会自信大方地回击你们。我觉得我现在能与全世界，或至少半个世界抗衡。想象、幻觉、美妙的命运！勇气就是我的荣耀。现在我身体里涌动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生活的力量，我真得为此放声大笑。我做着美梦！我最想变成一朵野玫瑰，然后朝着欢乐的国度飞奔。这个世界美得如此神圣，好得如此奇妙。我多么欢喜！我不再识得任何忧惧、任何焦虑。生命是一枝玫瑰，我要大声炫耀并使自己相信：我将成功折下这枝玫瑰。双脚前的土地正在轰隆隆地下坠。四周的天空呈现出一丝羞怯的蓝色。我愿将这看作一个好兆头。世界：我愿与你战斗。我刚刚结束了一次历险，现在我将旅行、骑马、乘车甚至漫步去迎接下一次、再下一次历险。蓬勃的生命与蓬勃的历险，你们将受到我最热烈的欢迎。这样是美

好的：我们必须忍受某些东西，必须忍耐某些东西。在清醒坚定的忍耐之中，生活会变得轻而易举。所以，做一名卓越而无畏的泳者，跃入波涛吧。我觉得自己似乎刚刚克服了一些东西，现在我可以踏着坚定的步伐、带着坚定的目光，向前迈进了。”

蓝色灼烧在近处的湖泊，它几乎像一块打磨后的蓝宝石，而在那镶嵌了灰色边线的湖水之上，时不时刮起迷醉而狂乱的暖风，风将这团蓝色的焰火吹出迷人的波形起伏，苍白的神迹从一岸潜行至另一岸，时而可见，时而又不可见。巨大的白云在天空中涌动飘浮，看起来就像是姿态灵动的少年。有某种力量在烧灼、在舞动，它的震动穿透了目之所及的整个世界，从迷人的天际线到另一条天际线，从空气到空气，从地平线到地平线，从天空到大地，从全部到全部，都在震动，那是一种令人欣喜、辉煌壮丽的野性，那是奇异又满怀爱意的进攻与冲击，是震撼人心的翻腾，仿佛大地自己厌倦了维持至今的统一性，它沉迷于自己的美，将抛开所有的沉着冷静，坠入自我的辉煌并分崩离析。

世界是那样高深、潮湿又辽远，云彩是那样美丽，蓝色又是那样让人感到愉快与幸福，远处的原野闪着光，房屋那样可爱，广阔天地中的万事万物都包裹在影影绰绰的光芒之中。有一个下雨天，我在森林中一棵滴答落雨的杉树下站着躲雨，后来，我离开了那棵树继续走，我走入了鸟儿的鸣啾，也进入了美妙至极的傍晚余晖之中，余晖中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心怀难以言喻的喜悦。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添加图片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